

“以地养老”与“时间银行”的资源配置比较及其在农村养老中的结合路径

罗碟舞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1日

摘 要

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背景下,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制度养老供给不足。“时间银行”与“以地养老”作为两种创新性互助养老模式, 在资源配置逻辑上各有侧重且具互补性。本文从资源配置视角出发, 系统比较二者的交换媒介、资源来源、运行机制、适用人群及风险特征, 并探索其结合路径。研究发现: 时间银行以时间币激活老年人力资本, 依赖社区互惠; 以地养老以土地使用权盘活闲置土地, 依赖土地制度与代际关系。二者的融合需以土地流转收益为资金纽带, 通过土地收益定向支付 + 时间币优先消费机制实现联动, 具体路径包括土地流转收益定向支付注入服务结算资金、时间币优先消费机制、以及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支付结算枢纽。结合模式既能降低时间银行对纯志愿服务的依赖, 又能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 但必须严守农民自愿原则, 防范强制退出和时间币贬值风险。本文为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可操作方案。

关键词

时间银行, 以地养老, 资源配置, 互助养老, 农村养老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between “Land-Based Elderly Care” and “Time Banking” and Their Integration Path in Rural Elderly Care

Diewu Luo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e 1,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0,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1, 2026

文章引用: 罗碟舞. “以地养老”与“时间银行”的资源配置比较及其在农村养老中的结合路径[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9): 328-335. DOI: 10.12677/ar.2026.139663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ing rural population aging, traditional family-based elderly care has weakened while institutional care supply remains insufficient. “Time banking” and “land-based elderly care”, as two innovative mutual aid models, differ in resource allocation logic yet exhibit strong complementa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two models in terms of exchange medium, resource source, operation mechanism, target population, and risk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es their integration pathway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ime banking activates older adult human capital through time credits relying on community reciprocity, whereas land-based elderly care revitalizes idle land through land use rights depending on land institutions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Their integration should be mediated by land transfer income as a financial link, achieving synergy through a mechanism of earmarked land income payment + time-credit priority consumption. The specific pathways include using earmarked land transfer income to inject funds into service settlement, establishing a time-credit priority consumption mechanism, and leveraging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hubs. The integrated model can both reduce time banking’s reliance on pure volunteer services and revitalize idle rural land resources, while strictl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armer voluntariness and preventing forced land withdrawal and time-credit depreciation risks.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actionable pathways for improving the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Keywords

Time Banking, Land-Based Elderly Care, Resource Allocation,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Rural Elderly Ca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截至 2024 年末,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31,031 万人、占比 22%,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2,023 万人、占比 15.6%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5 年末,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32,338 万人, 其中 65 岁以上人口 22,365 万人, 分别比上年增加 1307 万人和 342 万人[2]。更值得关注的是, 到 2035 年, 农村老龄化形势将更为严峻, 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进一步加剧, 农村成为养老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地区[3]。当前, 农村地区面临老龄化、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四重叠加的严峻形势[4],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与社会化服务体系滞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在此背景下, 探索介于家庭养老与制度养老之间的第三种养老模式成为理论与实际部门关注的课题。其中, “时间银行”作为一种互助养老模式受到广泛关注。该模式以时间为价值尺度, 通过非货币化、互惠性的社区参与机制, 成为全球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探索路径[5]。与此同时, 农村地区还出现了“以地助养”这一新型互助养老方式, 即村民通过养老服务与闲置土地资源的直接互助交换, 满足各自的养老服务需求和土地资源需求[6]。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 鼓励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7], 为“以地养老”模式提供了制度基础。

然而, 当前学术界对“以地养老”与“时间银行”的研究大多各自独立展开, 缺乏对二者资源配置方式的系统性比较, 二者的结合路径更未得到充分探讨。基于此, 本文拟对两种模式的资源配置逻辑、运

行机制进行系统比较,并探索二者在农村养老中的结合路径,以期完善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农村养老困境与互助养老探索

农村养老问题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研究表明,农村地区面临老龄化、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四重叠加的严峻形势[4]。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而农村制度化养老因起步晚、底子薄等原因还难以满足各种养老需求[3]。在此背景下,互助养老因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而被认为是我国农村养老的重要出路[8]。实践中,许多地区积极发展互助幸福院、照料中心、老年协会、时间银行等农村互助养老方式,通过志愿服务、低付费服务、服务换服务等互助形式,有效满足了部分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但也存在服务对象“避重就轻”、服务内容“避实就虚”、可持续性差等问题[9]。当前推广较为广泛的有互助幸福院、时间银行、老年协会+社会组织、互助养老等模式[10]。作为对家庭和社会养老模式的补充,互助养老不失为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养老需求的一个重要选择。

2.2.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研究

“时间银行”发源于1980年美国埃德加·卡恩的构想,以非货币化、互惠性与社区参与为机制创新,成为全球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路径[11]。其以时间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建立与市场平行的互助体系[12],突破传统再分配与市场范式,为社会资本的自组织提供制度空间[13]。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上海试点以来,已形成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主导和企业主导等多种模式[14][15]。研究表明,时间银行的“有偿性”比纯志愿服务更具激励作用[16]。老年人参与意愿较高是时间银行发挥作用的前提,但已有针对深圳龙华区的研究显示,多未区分受助与施助意愿,且成年子女对父母参与意愿有重要影响:64%成年子女愿意父母作为施助者,67%愿意父母作为受助者,31~40岁城市非独生成年子女意愿更高[17]。时间银行在实践中面临参与动机不足、服务供需错配、“储蓄易、兑现难”等困境[5];农村地区还面临时间币发行兑换机制不科学、不能通存通兑、贬值风险等障碍[3]。政策评价显示,时间银行政策一致性良好但内容详尽程度差异大,信息管理、运营管理等方面仍需完善[18]。

2.3. 以地养老模式研究

“以地养老”指农村老年人通过耕种承包土地自主满足养老所需[19]。土地是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载体,传统社会养老保障实质是以土地为中心的非正规保障[20]。现代化进程中,土地重要性下降,亲代-子代-土地赡养关系弱化[21],土地养老保障功能弱化已成共识。研究发现,低龄老年人以地养老体现为“物质生产型”劳动,中高龄老年人则转为价值生产型劳动,这种转化有助于老年人形成长期自养能力并完善综合养老保障体系[19]。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我国推行宅基地三权分置与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退出已成为盘活土地资源的重要举措[7]。农户分化是影响退出意愿和路径偏好的关键因素,实践中已形成货币补偿、资产置换、指标置换、福利补偿和土地投资等多元路径[7]。养老期望视角下,自我养老期望抑制退出意愿,子女养老期望与社会养老期望起促进作用[22];农民以地养老意愿受学历、家庭劳动力、非农收入占比、养老金充足感等多因素影响[23]。

2.4. 两种模式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时间银行和以地养老分别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时间银行研究侧重于运行机制、参与意愿、政策优化等方面,以地养老研究侧重于土地退出、养老期望、代际差异等方面。然而,现

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两种模式的研究各自独立，缺乏对二者资源配置方式的系统性比较；第二，对两种模式在农村养老中的互补性与结合路径探讨不足；第三，对如何将土地资源嵌入时间银行互助服务体系的研究尚属空白。基于此，本文拟从资源配置视角出发，对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探索其结合路径。

3. “以地养老”与“时间银行”的资源配置比较分析

资源配置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社会对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从资源配置视角看，“以地养老”与“时间银行”在交换媒介、资源来源、运行机制、适用条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建立“交换媒介－资源属性－兑换方式－适用人群－风险特征”多维比较框架，对两种模式进行系统分析。

3.1. “时间银行”的资源配置特征

时间银行以时间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建立了一套与市场平行的互助体系，其核心理念是时间平等，即每小时的劳动价值相同，“时间银行”的运作模式与名义账户制(NDC)养老金的财务模式类似，通过记录个人的贡献或积累情况而非实际资金积累来确定未来可享受的待遇[24]。在资源来源方面，农村地区有大量低龄老人，身体健康的同时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具有参与互助养老的客观条件，为发展“时间银行”提供了丰富的志愿者资源，在积极老龄化理论指导下，发挥老年人力资源是低成本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运行机制上，参与者通过提供服务积累时间币，使用时间币换取他人服务，个人拥有的时间币账户可以在未来兑换养老服务，实现了养老资源的跨时空储备，然而，时间信用储蓄易、兑现难是影响其可持续性的核心障碍。从社会基础看，农村社区居民间同质性较强，社会互动多发生在熟人之间，更容易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为“时间银行”的运行提供了社会基础，时间银行则通过互惠机制激励持续亲社会行为。尽管如此，时间银行仍面临公众认知程度较低、制度供给明显滞后、运营专业化水平不足、数智化未完全普及等现实困境[5]，农村时间银行还存在时间币不能通存通兑、未来存有贬值风险等问题[3]。

3.2. “以地养老”的资源配置特征

“以地助养”是指村民通过养老服务与闲置土地资源的直接互助交换，满足各自的养老服务需求和土地资源需求，其交换媒介为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在实践中形成了货币补偿、资产置换、指标置换、福利补偿和土地投资等多元退出路径[7]。从资源来源看，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导致农村宅基地大规模闲置、低效利用普遍，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构成了以地养老的物质基础，土地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主要载体，是农民的根本。在运行机制上，老年人可将承包地经营权依法流转，或将宅基地使用权按照政策规定自愿有偿退还给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货币补偿或养老服务，例如宁夏平罗县从老年农民手中按市价收购承包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农民用所得资金进驻养老院，部分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养老服务与闲置土地资源直接互助交换的方式。从代际特征来看，研究显示以地养老对低龄老年人实现的是物质生产型劳动，对中高龄老年人实现的是价值生产型劳动[25]，随着代际更迭，老一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呈递增趋势，自我养老期望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抑制作用，子女养老期望与社会养老期望则具有促进作用。然而，以地养老也面临土地耕种需求不足、养老服务资源匮乏、互助权益缺乏保障等困境，此外，“以地养老”不能强制推行，需避免侵害农民土地财产权。

3.3. 两种模式的资源配置比较分析

综合前两节的分析可见，“时间银行”与“以地养老”在资源配置的多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同

时又在功能目标上具有互补性。从交换媒介看，时间银行依托时间币这一虚拟信用单位，强调劳动时间的等值交换；以地养老则以实体的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为载体，直接与养老服务或资金进行置换。从资源属性看，前者属于可再生的人力资本，资源供给受制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闲暇时间；后者属于物质资本，供给受制于土地政策与流转市场发育程度。从兑换方式看，时间银行采取跨期储蓄模式，参与者当前提供服务，未来支取服务，具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性；以地养老多为即期或预期置换，老年人退出土地后通常立即获得补偿，资金或服务的流动性更强。从适用人群看，时间银行主要面向低龄健康老人，需要其具备劳动能力与参与意愿；以地养老则面向拥有承包地或宅基地使用权的老人，对年龄和健康状况的要求相对宽松。从风险特征看，时间银行面临时间币贬值、兑换困难、制度缺位等系统性风险；以地养老则面临土地估值争议、权益保障不足、强制退出等政策执行风险。

两种模式的互补性恰恰体现在上述差异之中：时间银行善于激活闲置的人力资源，但缺乏稳定的物质支撑；以地养老能够盘活闲置的土地资源，但难以提供持续的社区服务网络。正因如此，将二者有机结合，用土地流转收益为时间银行输血，同时用时间银行的互助网络为流转承包地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有望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4. 两种模式在农村养老中的结合路径

4.1. 结合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时间银行的核心资源是老年人力资本，而以地养老的核心资源是物质资本，农村同时具备低龄老人多、闲暇时间多和土地闲置多的双重特征，将土地资源作为时间银行服务的定向支付保障可以为时间银行提供稳定的物质支撑，同时为以地养老注入社区互助服务网络；研究表明，农村社区居民同质性较强，社会互动多发生在熟人之间，为互助养老提供了信任基础，这为两种模式的结合创造了社会条件[5]。从制度层面看，2024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26]明确提出探索建立养老志愿服务时间储蓄管理制度，同时要求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大力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中央政策为两种模式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实践中形成的租金收益路径，可以与时间银行的资金账户进行自愿、定向的委托支付对接。从现实需求看，农村时间银行面临时间币储蓄易、兑现难[5]的困境，而以地养老面临养老服务资源匮乏的困境，两种困境的互补性表明，结合两种模式可以形成“以土地换服务、以服务换时间”的闭环，既解决时间银行兑换难问题，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

4.2. 土地收益定向支付、时间币优先消费与集体经济组织枢纽机制设计

为了避免将土地权益与时间币进行直接兑换所引发的法律风险，同时保留两种模式的互补优势，本文提出以土地收益定向支付为资金纽带、以时间币优先消费为激励核心的结合机制。该机制严格区分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年度租金收益与宅基地一次性退出补偿金，并明确后者不得与时间银行账户体系挂钩。具体设计如下：

路径一：承包地租金收益定向支付，激活时间银行服务权限。农村老年人或其家庭在自愿前提下，可将承包地经营权依法流转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专业农业公司。流转合同中增加一项可选条款：委托人授权运营方将每年租金收益的一部分或全部，先转入农民个人银行账户，再由其本人书面授权将指定金额划入村时间银行的服务结算专户，作为本人或其指定亲属未来接受互助养老服务的定向支付资金。该资金不转化为时间币，而是以实际货币形式存在，用于补贴或支付服务提供者或其他志愿者应得的劳务报酬或激励。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积累的时间币，则继续保留在时间币账户中，用于未来的服务兑换。

路径二：时间币优先消费机制，盘活老年人力资本。参与定向支付的老年人，在时间银行系统中拥有优先消费权。具体规则为：当老年人需要接受服务时，优先使用其个人时间币账户中的余额进行兑换；若时间币余额不足，则自动启用其土地收益定向支付账户中的货币资金，按当地时间银行约定的服务时间与货币的折算标准进行扣费。这种设计确保：① 时间币作为互助信用凭证的主体地位不变；② 土地收益作为兜底支付手段，解决了时间币“储蓄易、兑现难”的问题；③ 不存在用土地收益购买时间币的违规操作，避免了金融化风险。

路径三：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支付结算枢纽，强化资金监管。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统一收储流转土地、代收租金、管理时间银行的双账户。该组织需与农户签订标准化三方协议，明确：① 农户可随时撤销定向支付授权，已支付资金按剩余额度原路退回；② 定向支付资金不得挪作他用，必须专项用于时间银行服务结算；③ 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占用或延迟支付农民的租金收益。同时，应建立村级互助养老信息化平台，实现土地租金入账－定向支付授权－服务消费扣费的全流程可追溯管理。

4.3. 结合模式的潜在优势与风险防控

第一，降低时间银行对纯志愿服务的依赖，通过土地收益提供稳定的物质基础；第二，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实现养老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双重优化配置；第三，增强老年人参与激励，既有时间币积累，又有土地收益保障；第四，实现代际与代内养老资源的整合，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高龄老人以承包地流转收益换取服务。研究表明，以地养老帮助老年人形成长期的自养能力应对老年风险^[19]，这一优势可与时间银行的互助功能叠加。

必须避免强制土地退出和侵害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问题，“以地养老”可以探索但不能强制^[27]，应在农民自愿前提下进行。同时，需要建立防止时间币实际购买力下降的稳定机制，解决农村时间币存有贬值风险的问题。具体设计上，建议将时间币的兑换价值与当地县级统计部门公布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或年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挂钩，建立指数化动态调整机制：即每年初根据官方公布的最低生活保障增幅或涨幅，对时间银行的服务时间折算系数进行相应调整，并公示调整依据，确保时间币的购买力不因通货膨胀或时间推移而过度缩水。借鉴名义账户制养老金的思路，明确时间币的记账规则和兑换保障。此外，结合模式还需警惕两类衍生风险。一是软强制风险：在基层考核压力下，村干部可能以政策要求集体安排等话语变相诱导农户参与，或隐性捆绑福利待遇，侵蚀农民自愿选择权。二是精英俘获风险：土地收益与时间币两类资源在村域分配中，可能被村干部或经济能人利用信息优势向关系群体倾斜，导致弱势老人边缘化。为防范上述风险，应设立由村民代表、乡贤、第三方社会组织共同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负责审核每笔定向支付授权的合规性，受理农户申诉；同时实行三公开公示制度，并设置 30 天授权冷静期，确保监督可操作、权利可回溯。此外，依托村级互助养老信息平台，构建村集体主导、社会参与的发展机制，确保结合路径的规范化和可持续性。同时也必须明确禁止以下行为：

- (1) 禁止以参与“时间银行”为条件，强制或诱导农民退出宅基地；
- (2) 禁止将宅基地退出补偿金与时间币账户进行任何形式的自动转换、预扣或锁定；
- (3) 禁止村集体或任何运营方截留、挪用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农民的承包地租金应首先进入其个人银行账户，其自愿定向支付给时间银行的，须有书面授权且可随时撤销。

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将宅基地有偿退出的一次性补偿金与时间银行的时间币账户或定向支付资金账户进行强制或推荐性转换。宅基地退出补偿金必须全额、即时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农民，其后续使用完全由农民自主决定。本文所提出的结合路径，严格限定于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产生的年度租金收益，不适用于宅基地退出的场景。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本文从资源配置视角出发，对“以地养老”与“时间银行”两种农村养老模式进行了系统比较，并探讨了二者融合的可行路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两种模式在资源配置逻辑上存在根本区别。时间银行以时间币作为交换媒介，依托社区信任与互惠关系，调动老年人的劳动潜力；以地养老则以土地使用权为依托，利用土地制度与代际纽带，盘活农村闲置土地。二者在资源属性、兑换方式、适用人群及风险形态上各有侧重，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第二，两种模式具备融合的现实条件。农村既有发展时间银行所需的熟人社会与信任基础，也拥有以地养老所需的闲置土地与宅基地资源，中央政策同时鼓励互助养老与农村养老服务的协同发展。通过将土地流转收益作为时间银行服务的定向支付保障，可以实现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源的双重优化配置。

第三，融合路径的关键在于建立土地流转收益与时间币账户之间的联动机制。本文提出的三条路径，土地流转收益定向支付注入服务结算资金、时间币优先消费机制、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支付结算枢纽，为两种模式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方案。

5.2. 政策建议

第一，健全时间银行的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建议在国家层面出台养老服务时间银行的行业标准，统一服务计量规则与跨区域通存通兑办法，为“土地-时间”双账户联动提供制度支撑。

第二，重点推动承包地经营权流转收益与时间银行服务的定向支付对接。在农民自愿且签订书面授权协议的前提下，鼓励将承包地年度租金的一部分用于补贴本人或家庭老人的时间银行服务消费。应建立租金代付、可撤销授权、资金专款专用等制度，确保农民对土地收益的完全支配权。同时，明确严禁将宅基地退出补偿金与时间银行账户进行任何形式的转换，宅基地退出补偿金必须全额、即时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农民。若农民自愿使用补偿金购买养老服务，应通过市场化的商业或互助保险渠道进行，与时间银行的标准“服务时间储蓄”体系脱钩。本文建议的结合路径应以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年度租金为主要资金来源。

第三，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桥梁作用。坚持内生型力量为主、外嵌型力量为辅的原则，依托村级互助养老信息平台，构建村集体主导、社会参与的发展机制，实现土地整合与时间银行运营的有机结合。

第四，严守自愿底线，防范时间币贬值与强制退出风险。任何涉及土地流转的养老安排均须以农民自愿为前提，不得强制退出宅基地。同时，应建立时间币币值稳定长效机制，建议将时间币兑换价值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或CPI指数挂钩，实行年度指数化调整，明确记账规则与兑换保障措施，化解农村时间币存易兑难和贬值风险。在治理层面，应配套设立由村民代表、乡贤及第三方社会组织共同组成的监督委员会，防范资源分配中的软强制与精英俘获风险。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文主要基于理论分析与文献梳理，对两种模式进行了比较与融合路径设计，尚缺乏大规模实证检验。未来可从以下方面深化：一是开展典型地区实地调研，验证土地流转收益与时间币联动机制的可操作性及农民接受度；二是结合农户分化视角，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对融合路径的偏好差异；三是探索利用数字化手段构建时间币与土地流转信息的统一管理平台，为两种模式的深度协同提供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 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hd/lhfw/2025/2025_hgjj/202502/t20250228_1958824.html, 2025-02-28.
- [2] 王萍萍: 2025 年全国人口总量为 140489 万人 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 2026-01-19.
 - [3] 郭江华, 卢怡锦. 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发展: 障碍与清除[J]. 农业经济, 2025(7): 80-82.
 - [4] 张继元. 农村互助养老的福利生产与制度升级[J]. 学习与实践, 2021(6): 104-115.
 - [5] 宋健兴, 刘红亮. 中国城市社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西北人口, 2026, 47(2): 115-126.
 - [6] 许诺. 农村互助养老新方式“以地助养”的实践特征与发展路向[J]. 社会保障研究, 2025(1): 20-30.
 - [7] 唐娟, 乔伟峰, 卢诚, 等. 农户分化视角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路径优化策略[J]. 中国土地科学, 2026, 40(1): 53-62.
 - [8] 贺雪峰. 互助养老: 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5): 1-8.
 - [9] 石人炳, 王俊, 梁勋厂. 从“互助”到“互惠”: 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老年照料的出路[J]. 社会保障研究, 2020(3): 34-40.
 - [10] 魏蒙, 杜鹏.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互助养老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展望[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7(5): 112-118.
 - [11] 郭剑平, 王彩玲, 黄健元. 社会交换视角下区块链赋能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发展研究[J]. 中州学刊, 2021(12): 62-67.
 - [12] 蔡俊. 时间银行: 一种公益积分体系及应用[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23: 4.
 - [13] 任远. 国外时间银行运行的理论逻辑与我国本土化探索[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3(2): 42-50.
 - [14] 陈盛伟. 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系统构建研究[J]. 理论学刊, 2024(4): 151-160.
 - [15] 邹昀瑾, 郭彬, 陈功. 资本嵌入与互助共享: 政策试验何以推动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基于“时间银行”的案例考察[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2): 98-105.
 - [16] Gill, S.F. (2003) Growing Cohesive Communities One Favour at a Time: Social Exclusion, Active Citizenship and Time Ba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7, 699-706. <https://doi.org/10.1111/1468-2427.00475>
 - [17] 俞博文, 蔡卓琪, 陈小嫦. 成年子女对父母参与时间银行养老服务的意愿和影响因素研究——以深圳市龙华区为例[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6, 43(3): 329-337.
 - [18] 王黎, 莫腾飞, 陈功. 我国养老服务时间银行政策评价及优化路径: 基于 PMC 指数模型[J]. 健康发展与政策研究, 2025, 28(2): 169-178+185.
 - [19] 梁琦. 从物质生产到价值生产: 中西部农村老年人以地养老的转化逻辑[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3(6): 88-98.
 - [20] 闫小欢, 霍学喜. 农民就业、农村社会保障和土地流转——基于河南省 479 个农户调查的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3(7): 34-44.
 - [21] 杨轶华, 王昆. “以地自我养老”与“代际关系维护”——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策略分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 61(4): 45-55.
 - [22] 张传, 郭贯成, 纪丰. 养老期望、代际差异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 CLES 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6, 25(1): 129-138.
 - [23] 陈晓琳, 吴忠. 农民以地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 176 位农民的实证调查[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6): 179-185.
 - [24] 何林, 莫一茗. 农村养老服务模式与“时间银行”[J]. 中国金融, 2025(11): 93-94.
 - [25] 平罗县: 创新农村“三权”自愿有偿退出模式 激活农村闲置资源[EB/OL]. <http://www.nx.xinhuanet.com/20240118/1f19df87cbfd4f7ca30f064d889a9596/c.html>, 2024-01-18.
 - [2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EB/OL]. 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26/202501/content_7001310.html, 2024-12-30.
 - [27] 郑风田. “以地养老”可以探索但不能强制[J]. 人民论坛, 2018(2): 53-55.